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五十三回 禮聘西賓小嚴設計

卻說海瑞一路星馳進京而來，到了內城，將妻子暫且寄寓。次日入朝見了天子，山呼萬歲畢，帝慰勞道：「卿自筮仕以來，多著勞績，真股肱之臣也。今封卿為戶部尚書，都察院左都御史。你其勛哉！」海瑞再拜謝恩而出，將家眷搬入戶部衙門居住。聞得定親王犯法，現在獄中未決，遂再三詳訪，盡知始末情由，勃然大怒道：「如此目無君上，將來不知作何定局了？」

即寫表，次日早朝奏上。天子覽其表曰：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海瑞，誠惶誠恐謹奏，為事無確據，誣捏顯然，乞恩睿鑒事：竊照定親王犯法一案，蒙聖旨發交三法司會勘，其有無謀逆不孰等情，已經三法司再三細究，而定親王堅不承認，復加嚴訊，始終並無供認。想王係玉葉金枝，錦繡叢中長大，乃備嘗刑楚，並不供認一詞，其無悖逆之心可見矣。三法司不敢再加嚴刑拷打，曾經聯名伏奏，請旨發出確證對質。至今三月未蒙批發，案疑莫決，使定親王久羈禁獄，案結無期。豈久羈可以自明耶？此臣竊有所不解者。陛下以仁孝治天下，復何忍聽奸佞之言，以乘友愛之義。伏乞陛下早髮指控定親王確證，修三法司得以結案，而定親王雖死亦分所應得，在所甘受也。如無確證，則其事必外人誣捏無疑。乞陛下即將誣捏親王之人，發交三法司，治以反坐，以儆姦宄，以肅律令。則朝廷幸甚矣！臣海瑞不勝懇切待命之至。謹表以聞。

帝覽表，自覺難決。復召嚴嵩入宮，將海瑞奏本與他看。

嚴嵩不覺汗流浹背，奏道：「海瑞自恃其才，故翻舊案。陛下宜叱之，以儆將來，使諸諫臣以為前車之鑒也！」帝曰：「不然，定親王乃朕之叔，非比另犯。今海瑞所奏之言，皆有井條，勢難留中不發。朕意欲釋之，奈王法大逆，若遽釋之，如同兒戲。還是如何設法，太師為朕思之。」嚴嵩道：「陛下既欲釋放定親王，何不就叫海瑞保其出獄？令彼具狀保出，那時釋放，便可掩飾矣！」帝首肯。即批在奏章上云：據奏已悉，准將定親王釋放，但無人敢保。你即知其忠誠，你能保之，即予釋放，仍歸藩封可也。

硃批已下，海瑞看了不勝之喜，即時具了保狀呈進宮中。

定親王得釋，萬分感激海瑞。惟王惇與嚴嵩二人心中不快，私相議道：「欲害海瑞，奈無隙可乘。」王惇又修書於嚴世蕃，說道「海瑞到京師，即保朱宏謀出獄」等語。世蕃看了，不勝驚訝，也不回書，即將原書尾批云：「縱虎容易捉虎難。」王惇得了這句話，便心中只是不安，然追悔不及，只得隱忍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嚴世蕃自到任以來，卻不以政務為心，專要賄賂，所接地方，勒索供給鋪墊銀一萬兩。如有不足者，立即搜羅其失，立時參劾。湖廣省官吏，幾不聊生。然畏他有勢，無可奈何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恨入骨髓。加之世蕃性好男風，在任專好選用少年美貌者，充作跟班，閒時取樂，不分晝夜。

時有胡湘東者，貌美潘安，才比宋玉，年十六歲，即游泮水。一日，世蕃詣太學宣講聖諭，時湘東亦在執事列內。世蕃偶見其貌，不覺魂飛魄散，已不成體。宣諭畢，世蕃坐於明倫堂上，該學教官率領諸生參謁。各各打躬作揖畢，嚴世蕃問湘東名字，湘東打躬道：「生員姓胡名湘東。」世蕃笑道：「好個美名。正所謂『湘東品第留金管』也。」復問：「已進學幾年？」

湘東道：「三載。」世蕃道：「今歲正當科場，宜用心舉業，以圖上進。本部院實有厚望焉！」湘東揖謝。世蕃起身上轎而去。

回來自思：「湘東又高任寬數倍，焉能與彼一親，亦人生一大快事。」轉念彼又非任寬可比。寬乃是小人，彼乃校庠之士。

倘彼不允，反弄得不得樣子。輾轉思念，是夜目不交睫，慕想不止。

次日清晨起來，發了一通名帖，著人持去學中請那教官前來問話。那教官見了巡按名帖，即刻穿了衣服趨署，連帖親自繳還。世蕃令人請進，教官參謁畢，侍立於側。世蕃喚令坐下，教官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卑職理當侍立聽命，焉敢僭越就座？」世蕃道：「燕室私見，即為賓主，哪有不坐之理？」教官道謝，方才坐下，說道：「不知大人有何教誨？乞即示知。」世蕃道：「並沒甚事相勞，因昨日偶見貴門人胡湘東者，其人詞氣溫雅，文藝必佳。本院衙門少一書稟西席，欲請胡先生為之，未知老師心中以為可否？」教官起身道：「胡生才學頗優，大人不棄，以為主書啟之席，必有可觀。此大人栽培之恩，而胡生之幸也。

卑職即當令其趨叩崇階，早晚聽訓誨也。」世蕃道：「既老師代為應諾，在下有關書贄儀，統煩帶去。」旋令家人取了一百兩銀子，關書一札，交與教官。那教官接了銀子、關書，作謝而別。回到學署，即令門斗去胡湘東家傳他來見。

湘東聽得老師請往，隨著門斗到學宮內來見老師。湘東問曰：「老師見召，有何教諭？」教官道：「賢契運來矣，可喜可賀！」湘東道：「門生一介貧儒，有何喜賀？伏祈老師明示。」教官笑道：「昨日，巡撫大人偶見賢契詞氣清華，心切仰慕。今日特召我去，意欲延足下代主筆硯之任。現有關書、贄儀，著我代請，不知足下意味何如？」湘東道：「門生是一介儒生，兼之庸愚成性，毫無知識，何敢受此大任？」教官道：「巡按以足下才貌過人，故欲延置之幕府，此所謂禮賢下士者也。」湘東道：「既有關聘，煩借一看。」教官乃將關書、銀子，遞與湘東觀看。湘東見其關書上寫束脩銀子一年一千兩整，又見贄儀一百兩，喜不自勝，便欣然應允。教官亦喜，即日回覆按院。

嚴世蕃一聽教官回覆應聘之言，喜不自勝，真愜心願。

過了兩日，嚴府令親隨、跟班來接湘東，湘東欣然就館。

初見賓主甚歡，而世蕃深心達算，故不露其面目。凡有書契之類，悉送湘東代筆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早已過了兩月。世蕃巡按各郡，東與之俱往。一日，巡到辰州，此時朔風驟至，彤雲密布，十分寒冷，人役各皆畏寒。是日世蕃傳令，且停車馬，就在館驛之中扎住。湘東政主書箋，自然相隨在內。世蕃久有此心，然無隙可乘。有時語及猥褻，湘東則正色不答。是以空有攀花之心，實乏僥倖之便。

這日世蕃卻忍不住，心生一計，吩咐近身家人，叫取些蒙汗藥來，帶在身邊，說道：「我請胡師爺吃酒。酒至半酣，你可將蒙汗藥放於酒中，即是你之頭功，自有重賞。」那家人應諾，即到外邊採取回來，專備應用。世蕃即辦酒來請湘東賞雪飲酒。湘東正在無聊之時，便欣然赴宴。

當下二人見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世蕃坐下道：「今日本欲前往按臨，但見大雪漫漫飄下太甚，夫役難以進前，故暫止於此地。然值此寒日無卿之際，無可排遣，故備一杯水酒同先生賞雪。」湘東道：「燒葉暖酒，取雪烹茶，正文人雅事，當與雅人共之。」世蕃道：「先生本屬雅人，故特請先生共之。」旋即令家人將酒筵擺上，彼此坐下，相與暢飲。

二人酒至半酣，世蕃即道：「值此佳景，先生豈可無章句以志詠耶？今以三分安息香為限，如詩不成，罰以金谷酒數杯。」此時湘東詩酒之興正豪，欣然應允，即請命題。世蕃故以險韻作難，乃道：「即景為題，賞雪可也。但韻限用八庚，若過香限者，罰巨觥三大爵，仍再作新詩。」湘東應諾。

世蕃令人取過紙筆兩具，各放一旁，相與罷飲構思。果然世蕃詩才敏捷，香未及半，已經脫稿，而湘東始得首句。而世蕃故意諄諄絮絮，同家人共語，以亂其心。香限已過，湘東之詩，方才急急脫稿寫成。世蕃笑道：「香已過限，無用看閱，先生當罰三大爵再作。」遂將花箋放下。湘東道：「過限受罰，理所應得。」立飲之。

世蕃復令點香，說道：「先生今當急作矣。但不得與前詩相合一字，以杜襲前之弊，如有襲前一字，照罰三爵，另起爐灶。」湘東終是個年輕之人，不覺英氣勃勃，大聲應之。復揮毫思索，只因前詩已被他拿住了，若犯一字，不特不算，反要受罰，所以湘東左思右想，改八句詩詞，塗抹不盡。及至脫稿，香限早已過了。世蕃說道：「今番又過了限，如何是好？」

也罷，倍飲以終其令罷。」湘東道：「晚生學力遲鈍，酒量淺小，惟大人諒之。」世蕃遂以三爵勸湘東，而自己飲三杯相陪。湘東此時酒已八分，又一連飲下幾大觥，就有十分醉意，說道：「不限香，晚生就與大人聯句罷。」正是：酒興詩豪難制伏，故教勇奪詩壇幟。

畢竟湘東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